

监控里的母亲

□ 吴平（安徽合肥，保卫科职员）



漫画/崔泓

一个月前，大舅哥在兄妹群里吐槽，说岳母的电话老是打不通。妻子那几天也打过她老妈的电话，对面要么一直占线，要么通了没人接听。妻子不放心，赶忙打电话给住在邻村的老舅。

年近八旬的老舅匆忙骑着电动三轮车前去看个究竟，半小时后，老舅打来电话：“你妈没事。我刚才用手机试过了，是你家的固定电话坏了。”老舅话音未落，电话那头已经传来岳母急切的招呼声——“你啊，我在家好得很，叫你哥你姐他们放心，莫要担心我啊！”

岳父二十年前因病去世以后，岳母被接到合肥的大舅哥家，但脾性耿直的老人在农村呆久了，终究不习惯城市的生活，不到一年，便执意要一个人回到六安的老老家。

在大别山东北麓的那个叫将军山的小

村庄，独居的岳母日常就养些鸡，种点菜，和依然留守在村子里为数不多的老妇人们坐在一起聊聊天。只是最近几年，村里有几个老太太相继离世，岳母也就愈发孤独了。

几天后，大舅哥回了趟老家，帮岳母换了一台新电话机，又请人在堂厅装了个监控。

从那以后，就像约定好的，每天早上6点40分左右，岳母都会准时出现在我们手机的监控画面里。一手拿个塑料澡盆一手提个小桶，驼背弓腰，缓缓地卧卧室里走出来，在堂厅一侧的小凳子上坐下，然后开始有些费劲地搓洗衣裳。或许是有水溅到了脸上，或许是累出汗了，这时，她会抬起一只手臂，把脸凑过去，用袖子轻轻擦拭。当岳母抬头做完这些动作的时候，隐约可以看见她刻意地对着摄像头张望了

一下——大舅哥在群里解释，装监控的那天，他好像和老人家提及过，几个兄妹每天都要忙着上班，早上的这个时间点，他们都还没有出门，是有时间在手机上看看监控视频的。

重阳节，妻子回娘家，发现岳母的状态些许不佳，遂带她去镇上的卫生院，医生检查说是缺铁性贫血。从医院回家的路上，岳母一再告诫她的小女儿：“我这个是老毛病了，不要紧的，你千万别告诉他们啊。”岳母说的“他们”，自然指的是她的那些在上海、合肥和南昌的其他四个孩子。

这些年，岳母的事情大多是妻子和大舅哥在操心。妻子每个月都会抽空乘坐大巴往返二百多里回娘家，帮她母亲洗洗被子洗洗澡，临走还要买些鱼肉和水果存在冰箱。时间久了，妻子也会私下抱怨其他三个哥姐对老娘少了些关心。岳母解释：“那三个离得远些，他们家里都忙，也都还要上班，再加上疫情，来回跑估计是不方便的。”妻子知道，岳母嘴上是在劝慰她的小女儿，心里其实也是在劝慰她自己呢——哪个做娘的不想孩子们都能常回家看看啊。

第二天一早，还是6点40分左右，岳母又晃悠悠地来到了堂厅，依然是弓腰驼背，缓缓地走到正对着监控的那个小凳子边。

妻子在厨房做早饭，听见动静，悄悄探头张望——只见岳母坐在那里，努力地挺起身，抬起头，然后对着墙上的那个圆形的监控摄像头，一个人瘪着嘴笑。

都病怏怏的人了，一大早还惦着到摄像头前坐一会，这是想让她的孩子们都放心地呢。妻子在电话里说起她的八十八岁的老母亲，声音哽咽。